

# 文化印记

##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程章灿研究石刻文献三十余载

# 寻史访碑 与石刻“对话”

一块“石头”火了。考古工作者在青海省玛多县扎陵湖畔，发现了孕日塘秦刻石。这让更多人对石刻文献这一冷门绝学感到好奇。

石刻文献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程章灿从事石刻文献研究三十余载。在他看来，石刻中有文学、有艺术、有历史、有景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程章灿在查阅资料。受访者/供图

### 石刻与书籍互为补充，令历史研究广开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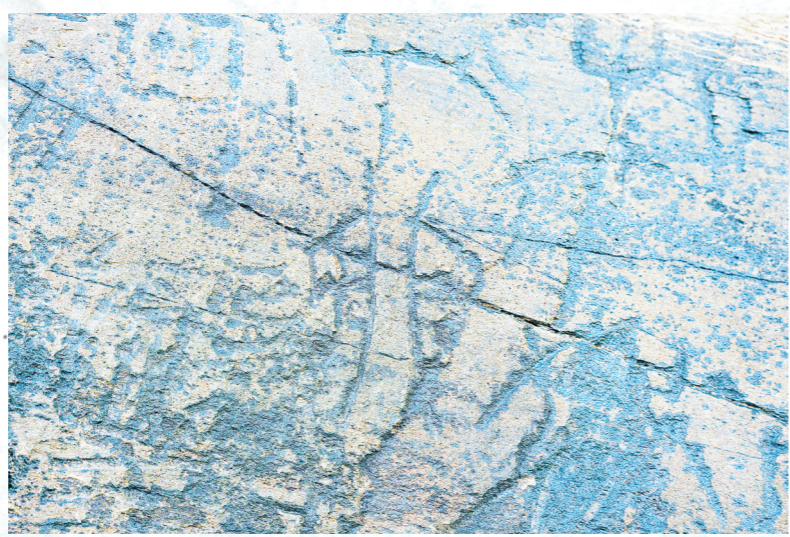
江苏南京栖霞山，游人行至千佛岩，会在石壁上看到不同年代的题刻：1000多年前，以研究《说文解字》闻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徐铉、徐锴在摩崖上留下篆书题名；近100年前，古汉语学者黄侃与友人两次来到栖霞山，在二徐题刻旁“跟帖”；第二次留下的“黄侃”二字依稀可辨，第一次题刻的“后学汪东、黄侃素治许书，忽睹二君遗迹，不胜欣庆，赞名于后”，却有些模糊难认。

“刻在石头上的文字，记载着鲜活的历史。穿越风霜雨雪，我似乎看到了先贤‘隔空对话’的场景。”程章灿说，这就是石刻文献的魅力——跨越时空、串联古今。

石刻文献，就是刻在石头上的文献。“石刻文献有一种特殊魅力，它会说话，说的还是和书籍不同的话。”程章灿说，石刻上有许多生动细节。书籍与石刻，一显一隐，互为补充。

例如，某人在史书记载中是个不得志的官员，在石刻碑志中呈现出慈父的形象，这就让后世读者多了一个了解古人的途径。通过一些纪游题刻，我们可以看到某人哪天去了哪里、同行者有谁。不同史籍，对同一人的姓名、履历记载可能有所不同，而刻石出自当时人之手，就可借以互相对比、勘误补阙。

上世纪80年代末，程章灿从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毕业，开启了研究石刻文献的道路。“30多年中，我走过不同阶段的研究历程。”程章灿介绍，第一阶段集中做史料研究，除了对具体碑志的研究，他还将在石刻中涉及某一类别的资料搜集整理出来，分门别类研究。1999年，他出版专著《复合论丛》，其中有一篇文章通过收集墓志



孕日塘秦刻石(局部)。新华/传真

中的史料对正史进行补充。“当时，石刻文献研究非常冷门，这类书出版不易。”程章灿说，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一个更冷门的研究专题——石刻刻工研究，进入了他的视野。

### 关注刻工群体，历史在材料的不断积累中逐渐浮现

为何在石刻文献这个冷门学科中，还要研究刻工这个更冷门的领域？“这要从石刻文献的4种版本形态说起。”程章灿介绍，石刻文献从其生产过程来看，可以分为写本、刻本、拓本、辑本4个阶段，合称“石刻四本”。刻本的生产者是刻工。他们或根据石碑上已有的字迹来雕刻，或自己摹勒刻画，其间要经历多次校正打磨。不少刻工同时精于书法、篆刻。“传统文献很少记录刻工，但他们对于笔迹从挥毫到刀刻的转化，起到了

重要作用。刻工研究的内容包括技术演进、流派变迁、师徒传承、社会认同等，这些不应被历史忽略。”程章灿介绍，研究刻工群体，观察那些镌刻历史的人，也是从史料研究向史学研究迈出的重要一步。

材料搜集的过程就像大海捞针。无论是出差讲学，还是游览风景名胜，程章灿都会到当地图书馆查阅拓本或搜访当地碑刻。他陆续搜集到4000多名刻工的资料，并从文献、历史和艺术等多个角度展开研究。

这样能了解刻工群体吗？程章灿有自己的“秘籍”：如果搜集到几个名字，就有可能从交叉联结的史料中找到其社会关系的蛛丝马迹。程章灿坦言，自己的“秘籍”，本质上就是下笨功夫。他曾花一个暑假的时间，把100册的《石刻史料新编》翻检一遍，从地方文献中找到明代昆山刻工唐氏家族的3篇墓志，为此欣喜不已；他还从文人书信、笔记中发现了刻工名字及其人生的散落细节——历史

就在材料的不断积累中逐渐浮现。

程章灿2008年出版了《石刻刻工研究》。“人文学科日益受到重视，更多人关注石刻研究重要的文化价值。”在这一背景下，程章灿也顺势将研究转向下一个阶段：对文化的研究。

### 跳出器物看文化，传承创新才能更灵动

在程章灿看来，研究石刻的产生、传播与利用，是研究历史上人际交往与社会关系、经济联系的重要途径。比如，汉碑是人际交往中的礼物，从碑阴题名中，可以窥见汉代的社会关系网络；石刻拓本作为文人之间流通的“社交货币”，将拓工、碑估、收藏拓本的文人、研究拓本的学者等串联起来，明清日记书信中有很多这类人际交往的记录。

“立足具体的文献，文化研究才能不虚；站在文化的高度，文献研究才能不拘。”程章灿说，这就是他的研究态度：先入乎其中，再出乎其外，跳出器物看文化，传承创新才能更灵动。

谈及对学生的培养，程章灿的要求是“不走捷径”，不追求“弯道超车”，而要打牢基础、积攒研究能力。他指导的一名博士生，花5年时间研究石刻文化对苏东坡的影响，已取得了一点突破。

“石刻文献随处可见：游览名山大川，能看到雕刻和摩崖石刻；漫步西湖，会遇见‘苏堤春晓’等西湖十景碑刻；临摹书法字帖，会发现很多字帖源自石刻碑志。”程章灿鼓励公众走近这项冷门绝学，“哪怕只是在旅行时读几行碑文，领略名家墨迹，记住几个名字，也能留下感性认识；如果能看看展览、买本书读、带回去，那就踏上文化传承的道路了。”

姚雪青



观众在“力之美——鲁迅与版画”展览现场参观。叶辰亮 摄

## “力之美——鲁迅与版画”开展 一代文豪为何对新兴木刻情有独钟

“鲁迅先生之爱木刻画，是因为它有‘力之美’……”鲁迅的学生、中国第一代现代版画家陈烟桥在《鲁迅与木刻》中如是写道。

一代文豪鲁迅，也是中国现代美术思想的先驱者。为纪念鲁迅逝世90周年，由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北京鲁迅博物馆联合主办的“力之美——鲁迅与版画”展览近日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开幕。展览汇集了鲁迅所藏中外版画、金石精品及其培育的两代版画家作品共计72件（套），系统呈现鲁迅从融汇中西的收藏家到“中国新兴木刻画之父”的艺术历程。其中，一级文物10件（套），二级文物48件（套）。

鲁迅与版画的结缘，是从中国传统版画开始的。他认为：“木刻是中国所固有的，而久被埋没在地下了。”开展期间，山东汉画像《建鼓乐舞》、君子砖、《夔凤戏》瓦当拓片、《芥子园画谱》等展品，无声诉说着他一直致力于中国古代画像砖、碑刻、花瓷以及带有大量中国版画插图的书信等收藏。在他看来，汉代画像的气魄深沉和魏晋碑刻的古朴刚健应得到保存与发扬。

在开阔看世界的浪潮中，各国版画内容的深刻现实性、批判性也不断冲击着鲁迅。据统计，其一生收藏外国版画原拓作品达2100余幅，涉及16个国家的200多位画家。这之中，凯绥·珂勒惠支的作品擅长以尖锐的形式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悲惨命运和勇于斗争的精神传达出来，备受鲁迅推崇。“她以深广的慈母之爱，为一切被侮辱和损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鲁迅不仅收藏她的作品，还自费印刷出版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本珂勒惠支作品集，首次系统地将其艺术介绍给国人。从展厅显眼处陈列的一组展品可以看出，他为该选集作序、设计了封面，还亲自制作了广告，写道：“书印不多，欲购从速。”

李婷

挪威表现主义画家爱德华·蒙克、法国后印象派艺术家保罗·高更的版画，鲁迅都有收藏。初出茅庐的青年艺术家也被他介绍到中国，旗帜鲜明地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德国职业版画家凯尔·梅斐尔德，便是其中的代表。鲁迅十分欣赏他的作品风格，称赞是“革命底内容的版画”。本次展出的《你的姊妹》是梅斐尔德以其妻女为原型创作的系列木刻画，鲁迅认为这系列组图“气魄竟大”，所以那七幅，将来我还想翻印”，可惜终未能实现。

“艺术是艺术家用以改革现实的武器。”鲁迅发现光是搜购各国现代版画，还不能满足推广的需求，于是倾尽全力地组织社团、编印画册、翻译外国文艺论著，更发起了“新兴木刻运动”。1931年夏，鲁迅于上海组织的“木刻讲习会”，是中国现代版画史上首个技法讲习会。他请来日本友人内山嘉吉向进步青年传授技法，并亲自担任翻译。从创作技法到人生道路，从艺术造诣到人格修养，这位导师都给予了他们悉心的指引。展览现场，跟随“朝花社”时期鲁迅、柔石编纂的《艺苑朝华》从刊等珍贵原刊，以及木刻讲习会学员作品，观众可直观地感受鲁迅在革新中国版画创作、宣传进步思想、唤醒国人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

而木刻青年刻刀下的鲁迅形象，则无不透露出他们对先生的深厚感情。其中，1936年力群刻《鲁迅像》，是世界各国最多采用的鲁迅画像版本之一；李桦的《鲁迅先生在上海讲习会》，黄永玉的《鲁迅和木刻青年》则再现历史瞬间，刻下一代导师与弟子的情谊。

“鲁迅最后十年在上海度过，其美术活动也早已深深嵌入这座城市肌理。本次展览既是对其美术思想的系统梳理，也以刀锋与木纹之间的‘力之美’来缅怀他。”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说。

## 内蒙古博物院文物修复师为文物“祛病疗伤” 以耐心与科技“唤醒”千年瑰宝

走进内蒙古博物院的有机质文物修复室，时间似乎放慢了脚步，空气中透着静谧，只有工具偶尔轻碰的细微声响。文物修复师史利琴俯身于工作台前，神情专注，她的“病人”是一件来自千年前的辽代黄褐色绣花皮包。

“你看，它整体已经板结了，表面织物也有点老化、褪色和破损。”史利琴介绍，这件精致的皮包是由皮革、纺织品、青铜三种材质复合而成，“三种质地，三种‘脾性’，叠加在一起，养护起来也变得复杂。”

面对这一次高难度的文物修复，最先要解决的是紧紧附着在皮包上的青铜带扣。由于青铜材质易受湿度影响，而皮包本身由皮革作为基底、表面覆盖织物构成，属于复合材料，其内部湿度耐受性与青铜存在显著差异，强行回潮或物理分离都可能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为此，文物修复师为它量身定制了一个缓慢而精细的“回潮”疗程。通过逐步调节湿度，可以让青铜带扣逐渐适应，同时避免对其他材质造成二次损坏，直到青铜带扣可以安全、无损地被取下。

“这个回潮的过程很漫长。”史利琴说，在特定的温湿度下，皮包被轻柔的雾气包裹，纤维一点点从极度干燥的状态中慢慢“苏醒”，原本板结的褶皱也逐渐变得柔软，开始有了松动的迹象。直到条件成熟，青铜带扣才被小心翼翼地取下，并送往无机质文物修复室进行单独处理。

漫长的“回潮”只是第一步，眼前的皮包上，岁月的尘埃与老化的痕



文物修复师史利琴正在修复文物。内蒙古博物院/供图

迹依然清晰可见。如何为它“洁面”？史利琴拿起低负压真空吸尘器，“因为文物本体较为‘脆弱’，吸力必须轻柔，只能用小面积的负压，一点点吸走表面的浮尘和污染物。”

清除掉表面的“病垢”，接下来是更为精细的“整形”与“填充”。“每一件褶皱的抚平，每一个局部的支撑，都需要极度的耐心与精准。史利琴说：“这件皮包的养护修复工作没有既定的时间，因为整个过程经常充满不确定性，只有通过不停观察、判断，才能决定下一步怎么走。”

在内蒙古博物院这个被称为“文物医院”的地方，每一位修复师都是为文物诊疗疗伤的“医生”。与真正的医院一样，精准的诊断离不开先进的检验设备。

文物保护实验室里，负责人滑璐

璐操作着仪器，探寻皮包上掉落的微小残渣和铜锈粉中隐藏的“秘密”。“我们用X射线衍射仪分析铜锈的成分，判断它究竟是稳定无害的，还是需要去除的‘有害锈’；后期将通过傅里叶红外光谱和气质联用色谱分析成分分析皮包纺织品掉落残渣的纤维种类及其染料成分。”她指着一排精密仪器说，“受限于设备条件，后期我们需要进一步做SEM-MS（扫描电子显微镜-质谱联用技术），还需要送到相关文博科研机构，但我们正在尽最大努力，用科技手段‘解读’更多文物承载的历史信息。”

无机质文物修复室里，文物修复师季园园展示了另一种“手术”场景。不久前，她们刚刚完成了一件唐代银鎏金马鞍饰的修复。

“这件精美的马鞍饰覆盖着大面

积坚硬表面硬结物，因为文物本体非常薄，清理工作异常艰难。”季园园说，在进行清理工作前，他们先用手持式X射线荧光光谱仪检测了它的成分，为后续工作提供依据，然后像外科医生做精细手术一样，用手术刀、竹签、棉签等工具，一点一点地清理了近两个月，才让它重现原本的华彩，顺利走进展厅。

季园园强调：“文物修复遵循着严格的规范：最小干预、可识别性、可逆性原则，并保持文物的原状。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步，都要保证未来还能再处理。”

从库房提取文物开始，信息采集、病害识别、检测分析、制定个性化方案，到最终实施修复乃至修复后包装与保存环境的干预……每一件文物的修复养护，都有一套完整的“诊疗”流程，而这个“诊疗”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复杂文物的修复养护时间更是无法以简单工时计算。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养护修复工作不仅是让它保持原状，更是为了让它承载的历史信息能够更好地传承下去。”内蒙古博物院文物保护部部长王家驹说，目前，这支仅有13人的团队承担着全院文物的保护修复、评估的重任。他们正尝试打破有机质、无机质的专业壁垒，让“检测医生”与“外科大夫”更紧密地协作，也正规划着将800多平方米的空间建设成为“内蒙古博物院可开放式文物修复室与互动研学基地”，扩大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影响力，同时让更多人了解这寂寞坚守背后的价值与魅力。

高平 王潇



观众在展览现场欣赏草虫作品。

## 齐白石草虫作品首次全品类展出 感受国画大师对小生灵的关照与凝视

蜻蜓、蟋蟀、蚂蚱、螳螂、蝴蝶，还有蜘蛛、甲虫、天牛、瓢虫、螳螂……在齐白石的笔下，数不清的草虫或精细入微，或写意传神，活灵活现，妙趣天成。就连看上去相似的蜜蜂、马蜂、胡蜂、熊蜂之间细微的差别，也能够被画家精准地捕捉。步入北京画院美术馆三层展厅，一片绿意盎然，正在展出的“问虫——齐白石的草虫对话”展览首次全品类展出齐白石草虫作品，以自然科学的视角切入，对齐白石艺术进行全新观照。观众仿佛化身“田野考察家”，在观察精微的昆虫世界的同时，感受齐白石对这些小小生灵的观照与凝视。

作为第四届全球大学生虚拟策展大赛（齐白石赛道）的特等奖获奖方案，来自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的大学生团队围绕大赛主题“白石+”，以齐白石笔下的草虫与昆虫学作为跨界的桥梁，致敬齐白石不拘一格的创作精神，尝试策划了这样一场极具实验性的展览。

贴近草间，螳螂伺机而动，蜻蜓掠过而过，蟋蟀振翅鸣唱……齐白石的一生画过的草虫多达数十种，他笔下的生命

洋溢着生命的热烈，亦是白石老人俯身于天地之间，日复一日地观察、描摹，对微观世界的深情凝视。策展团队将东晋郭璞的《尔雅音图》（清印本）与齐白石的多种草虫画稿并置，希望在揭示昆虫如何从博物分类走向艺术形象的同时，邀请观众追溯古人为万物命名、以图绘记录世界的浪漫意趣。《出居声响》《桂花绽放蜜蜂》等花鸟精品则呈现出艺术家笔下万物共荣的和谐图景。

值得一提的是，展览在呈现白石老人草虫作品的同时，还辅以相关昆虫标本及科普图鉴。展厅内特别设置的交互装置，更是让草虫仿佛陪伴在人们左右。观众可以领取一本田野考察手册，在观展过程中细细寻找齐白石作品中那些“蛛丝马迹”，或是按动装置聆听草虫鸣唱，或是赏一段灯影流转间的虫儿起舞，追随画家“问虫”的脚步，体验田野考察的乐趣，感受与万物平等的温柔。

此次展览由中央美术学院、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北京画院联合主办。据悉，展览将持续至10月11日。

田呢